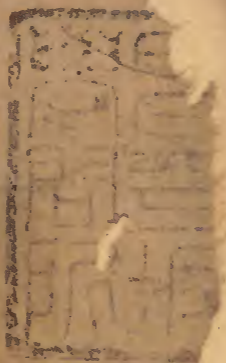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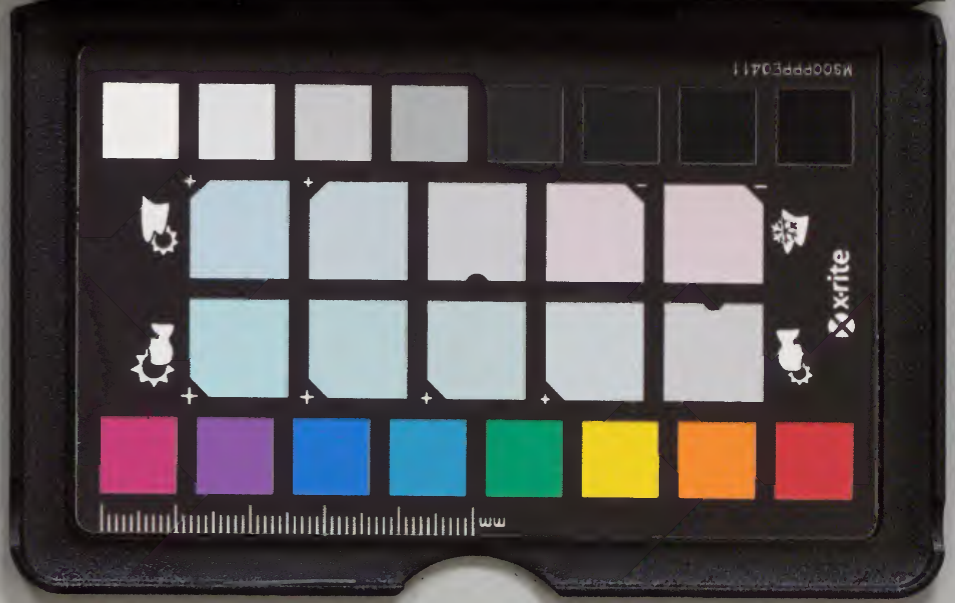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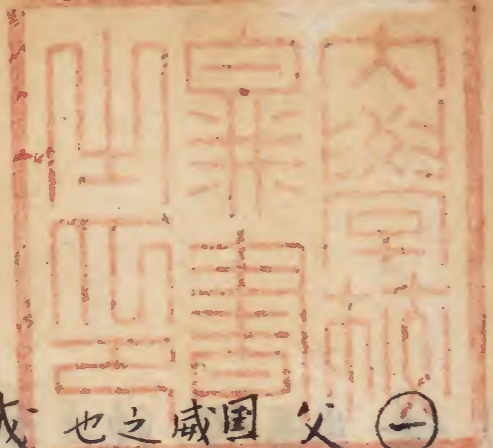
韓非子

十四之十六



庫文閣内	
漢	卷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36
冊數	6(5)
函號	300 31





韓非子卷第十四

說右下第三十五

淺草文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政令臣操之何以明之以造

父於期既善馭馬又不能得及子罕為出屍一

威分畏之因篡君也田恒為園池穢簡公亦分屬池

也之比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

成竅之共琴也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

亦由是也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則亂君前於此則止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即立則誅罰生於

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

於不仁臣過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

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而發五

頻曲為愛改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以二甲而不發五

苑應疾欲發疏果以殺飢人之昭田鮪知臣情但

蓋因不以須私功受賞因止也田鮪知臣情但

忠於上也也故教田章自當利君身自利也而公

儀辭魚則失為違法受魚自當利君身自利也而公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七

齊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已

不過不顯故漢書言禹晴能傳位於益謂燕五

崇子遂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方

而况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

借君權可異章知之故說以俾而况備於誠乎趙

五惡虎目而墜明主之道王國中虎目而惡之左

於虎目遂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疆天子

教言者不令朝改若然後納之朝

四主人主者守法責成以五功者也聞者吏雖亂而

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擇殷八聞者亂民

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也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不治民吏則民說在搖木之木與引網之網搖木則萬木則曰張吏正故失次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擇壺走次則一人之用也揮鞭使人則役萬夫明執契故所遇術者加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權鍛平夷物整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齧馱閔王李先用適餓至父也

⑤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汝茲鄭之踞轅而駭以

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統吏請輕重不自定其輕重因節曰勿輕薄疑之言國中飽簡重而已更因擅意因以富至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官有怨女則不然則有延陵乘馬不得造造人老而無毒也則不然則有延陵乘馬不得造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遂前礙而後造錫既不得前却致罰失也以致罰失也以

右經

①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意所欲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馬制之故馬不遠也然馬
趨於出羸而造又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
也威分於出羸也羸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駢駕
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
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
池也故五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五良
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
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
而田連鼓止成竅檝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

以五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
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也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
能成神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日造
父為齊王駢駕渴馬服成令馬渴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
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
陞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繁也羸伏溝中王子於
期齊轡筴而進之羸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存民之所喜也君自
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曰問子時也於是大臣畏
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穿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穿
為出羸以奪其君國出羸用刑服國是也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薄賦歛而殺戮民田成
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
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也一日造
父為齊王駟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
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
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令馬見

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令簡公之法禁其衆各
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頭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日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攀手吻
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逆拊
而發之羸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筵不能進前也
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日司城子罕謂宋君曰
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
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
曰子罕謀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却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
禁也故曰子罕為出處而由成常為國地也若令
五良造父共車人操可邊纒而入門閭駕必敗而
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又撫一絃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賢牛而家為王禱公孫選
出見之人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
人間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嘗毀也夫非令
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

○牛之相徇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
知今謝二甲而復與為治之曰秦襄王病百姓為
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節中闕過公孫衍出見之曰
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
曰人主病為之禱令病愈殺牛塞禱闕過公孫衍
說見王拜賀曰過老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
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古王因使人問
之何里為之嘗其異巫子伍老氏二甲此亦闕過

公孫衍規不敢言居數日王飲酒酣樂劇過公孫
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通堯舜非直敢諛也
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危以年
禱病愈殺牛塞禱令乃嘗其里正與佐老比二申
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
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
困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藿藿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藿藿椽

果棗粟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
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
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
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蔬而治
下曰今發五苑之蔬蔬粟足以活民是用民有
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天其
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
家先富而國一日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
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
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者下人之色有
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
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
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
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⑤子之相燕賢而至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王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
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
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令齊王不信其大臣於
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乎遂聞之使人選蘇代全
百縊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見燕王
子之則必不得棄而遂黃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
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
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
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為伴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奉國而歸
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
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
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知以
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
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
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
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奉國
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
曰古者禹茲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
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
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
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
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友人主之始以鏡照者諸侯
之士徒也今諸侯之王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
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
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梳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章曰人主不佯憎陵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
人不得復愛也一日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
潘壽對曰高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
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
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
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
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天子自取之也燕王
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
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
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
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
收而況於以誠借本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莞與鹿而觀之眈然環
其眼環轉其眼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
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剛曰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
者而汪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
行人却之曰詭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
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燧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
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右辟疆未必能
④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折其木
而葉徧搖矣折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善張網者折其網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

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
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治吏猶引網民
救火者令使挈壺蹇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
箠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
明廷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罟鞞而寄載之援其子之策乃始
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嚮驚矣使造父而不能
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馮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
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仿猶不
免亂術則國之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
帝王之功也不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糝糝者所以矯不直也聖
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齧也擢閔王之節李兌之用趙也餓殺
立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糝故身亦為
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齧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齧

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
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各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
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
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
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
斗石乘舟之計王自聽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
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
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各持刀削其押券斗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
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
劫於李兌

⑤茲鄭子引鞏上高梁而而能支茲鄭踞轅而歌
前者止後者趨鞏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
雖絕力致必鞏猶不上也令身不至勞苦而鞏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謗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
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飲然而喜曰
何如焉對曰身府庫空虛於上而百姓負餓於下然而
其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養之傭未及
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
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壽桓公曰善乃論官
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也丈夫二十而室婦
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者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毒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毒者年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毒桓公曰何以令之有毒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怨必置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鈞飾在前鈞飾使奮也錯鏗在後鏗也以馬欲進則鈞飾禁之欲退

則錯鏗貫之馬因有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木知其此亦聖人之所為法也一日延陵卓子乘所由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鏗鏗則引之退則鏗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法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鏗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則所以退之也利鏗在後令又王以其精潔也進之以

其不適在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必聽
 從世廢之民懼中道而不知所由謝聖文臣所為
 泣也
 楚文公問於申公巫臣曰
 楚人將與晉人戰
 申公巫臣對曰
 晉人不可與也
 夫晉人將與楚人戰
 申公巫臣對曰
 楚人不可與也
 夫楚人將與晉人戰
 申公巫臣對曰
 晉人不可與也

韓非子卷第十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

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

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

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

厭詐偽詐非詐詐不厭誰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

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為也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取多
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
無復以詐為俗故文公曰善辭雍季以鬻犯之謀與
楚又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臨後鬻犯羣臣
曰城濮之事鬻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鬻犯言一時之權也雍
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
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謂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
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
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
之利戰而勝則國寧而身處兵強而威遠雖有後
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死各息拔拂今日之兵不及安暇待萬
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矣勝今日之勝在誰
於敵誰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
公之問且文公又不信鬻犯之言鬻犯所謂不厭

誰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也且厥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

尼不知善賞也

仲尼不知善賞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畝正

相謙故正也

河濱之漁者爭坻

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

舜往漁焉暮年而

讓長東夷之陶者墨若窳

惡也

舜往陶焉暮年而

墨宰仲尼難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

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若而民從

之故曰聖人之德化采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舜在其人曰堯為天子

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客人為惡仲聖人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莠也今耕漁不爭陶器
不窳舜又何德而化禮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舜之
救敗也則是堯有反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
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
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已又譽其矛曰吾矛之
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
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
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
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事有盡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尽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
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
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矣待暮年舜
猶不以此說堯今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去
以身為若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
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
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
惟人肉未嘗易牙吞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如而好內豎刁
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受安能愛
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奪其
母又官不歸其母不受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
長蓋虛不久言蓋蔽誰事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
仲卒於桓公弗行乃桓公歿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

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受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
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為其主者
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受其死力安能愛
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受其身度其不受其君
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紂度其不死桓公也
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
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
其故為刑罰以威之度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
於臣而其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祿以与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計君臣力君有道則臣盡力而為不生無道則臣去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茲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必喪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上臣情不主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賢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無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
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
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其誰之心如
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
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令襄
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亢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
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
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能事

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
也臣有不驕僅合臣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僅
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
任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
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傷人也師曠曰啞歎
之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聲

考窮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
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
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
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琴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
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
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
曠非平公之過琴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
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能而過桓公是隱也宜刑

德修而隱不為若無智

能而虛驕於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

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

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

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筭之役晉我齊也靡筭山名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

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子曰因曰胡不以徇

其僕曰曩不將救之矣却子曰吾敢不分諸乎

或曰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諸也韓子之所斬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
則國亂若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
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都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
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都子奚分焉斬若罪人則
已斬之矣而都子乃至是韓子之詢已成而都且
後至也夫都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謫而又
生殉之詢益得既一不辜是向言分謫也昔者紂為炮
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謫

此助為虐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
更益謫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
也且望都子之得之也望都子之過今都子但弗
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都子之言非分謫也益
謫也且都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
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都
子之所以分謫者也子之所以分謫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
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望矣然

而臣負公曰使子有二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
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
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
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
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
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
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固無君不
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也之
行事都丞都丞官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
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故行之而法者雖巷
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
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
欲富賢以闖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
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
留對曰昔魏兩用樛留而七西河樛留後魏楚兩用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令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
將爭事而外市已與鄰國交私以示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
仲虺夫兩用仲虺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
王也潘王一用淖齒而卒卒於東廟主父一用李
兌滅食而必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
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殺今留無術以規上
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
身死滅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信小近市請徒子家豫章之圃
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
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
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賢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
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
是換刑五
或曰晏子之覺踴泚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
卒同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此不察治之患
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無以不當
聞而以大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
猶此但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甚尚不盡
今異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大多為說不亦妄乎夫
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後刑罰行
寬惠是利去邪而害善人也此水所以為治也
齋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
水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
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
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
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
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
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
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
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
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此亂

之本也悔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堯莒峯
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
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
之困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
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
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
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蚤索人心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
以收人心是重見殺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
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
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廣齊無
善刑縫言損益若隰明善純絲言增飾若衣
成君峯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
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為大臣者猶炮燔和五味而進之君
君弗食孰敢強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
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
力之益乎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
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
也昔者宮之奇在虜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
事蹇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
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也蹇叔愚

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哩則二市被
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矣管仲得堅刁而
身茲流流出尸不葬以為此臣之力也且不以管
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堅刁為亂昔者晉
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
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
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
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
三有司三請皆而優笑曰易哉為君曰仲父二
曰仲父優能優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
於使人告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
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
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辛
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寧所羞也
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也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
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
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
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
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歿其君而歸
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必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必君而事其雖背必君而事其雖背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固矣管仲公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茲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

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之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與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明諫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陞令止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
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
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
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辯曰大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
謂之宛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
非說君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所謂聽也
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
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宛貨也未
可遠行也李子之茲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
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雖倍入將奈
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
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
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
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
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刑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
落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
械周於費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
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年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
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
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屏楯楯楯立於矢石之所及
簡子以屏為楯而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
白臣之楯楯也

烏牟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曹而對曰臣聞
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昔者吾
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
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王女
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
公授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上敗荆人取尊名於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
子乃去楯楯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棄之戰大
勝簡子曰牟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

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信必

立於矢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孝子愛

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今以為身處危

而又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

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若尚百無一況

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於君百族而行孝者是誣

也也

刑重而必人不此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

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

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眾之道也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伯也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廢糲氏之子不孝其行
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
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
厲伯入見問廢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聞
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
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茲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聞之者以惡茲同於上者也此宜賞善之所及也聞善聞也不以茲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茲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茲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善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七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文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奈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今公即位甚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卒斬袪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
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世君
君不知則有燕操也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
管仲寺人自辭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文德
是臣雖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
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
言也君今而不或者則是貞於君也歿君後生臣不
愧而後為貞不皆歿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
寺人之不貳何知寺人外之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
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
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
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其禮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能
優侏儒固以主之所与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
為治非其難者也失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徒不
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然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難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是海而不劫殺非其
難者也楚成王置高荏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
高荏作難遂弑成王公子率周太子也公子根有
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
患也夫分勢必三庶孽早寤無藉雖處老老晚置
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
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
難也貴妻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
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子貢問曰三公
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
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
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
食以愚於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身者必是三
巨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
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也謂以大夫之業故曰政

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七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
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
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敗也法敗而政亂以
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
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是明而使遠悅近而來
遠是含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
非能持難者也夫堯之賢與王之冠也舜一從而
感包而堯無天子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為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茲於微故民無
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
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
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
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
業而不受賜於君大上下智有之此言大上之下
民無說也安取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
悅近來遠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
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

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
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
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嗜賢子之而弗孫卿故
身亦為僂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
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嚭
之患也明君不自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
徇亡論之於任誠之於事奏之於功故羣臣公正
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

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
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
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
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
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飾下而自飾者
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貪者禁力盡於事
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為私者必知知
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
精尅於上精廉後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

也然則說之以節國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茲無積茲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明黨散明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負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閭遣吏執而問之則卒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仇

人於其親愛也如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衰而懼是以知其有茲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周茲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茲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在也謂因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茲不有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遠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

以刑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茲得故宋人語
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
也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茲亦有大羅
不史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智察者之
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之賊也其
子產之謂矣外史之謂也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
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

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
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
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潞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
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
水可以滅人之國者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
絳火可以灌平陽魏宣子射韓康子康子踐宣子
之足肘且接平襄王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
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
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三勿易之也

或曰昭平之間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允
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
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何其勢可害
也則不肯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不
不侵在自特而已矣奚問乎曰時其不可侵則強
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特而問其奈何也其不
侵也幸矣申子頃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
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
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柶之故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
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庶有肘足之事而中期
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宮琴瑟也絃不調
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
期善承其任求憚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
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
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
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間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
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
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有之卒見其可說之
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
所不見之外函可得也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
或曰廣廷嚴居殺父之所肅也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
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
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去物以愚其君
必也明不能燭遠去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
賞罰不亦弊乎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

管子曰言於堂滿於堂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

管子曰言於堂滿於堂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堂滿堂言堂滿堂者非特謂
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
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
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
姪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
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
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堂而管子猶曰言於

堂滿臣言於堂滿堂非正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令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後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踐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晉而海日服趙啞走山田

氏外僕而齊晉從則謂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
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
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
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
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去齊景公禮之鮑文子
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
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作
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
伯之上也爭鬪而殺其兄其利大七臣至之間非
兄弟之親也却後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
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來起
難也其備未臬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未
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
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
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
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安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
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以極律
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
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兼為亂也君
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詔
曰諸侯以因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
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
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

罪此則安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苦心
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
公即位懼其殺已也幸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
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
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
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以者報惡甚也明君
不懸怒之故曰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

計則人主危故一一食德侯怒而不誅故不
作難食一之義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
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
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
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令昭公
見惡稽顙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
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
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

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
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晉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
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
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
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
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
猶有後患況為臣而行之君子誅既不當而以盡
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
用遠在魯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臣之夢淺矣
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矣乃見寡人而夢見竈乎
侏儒曰夫曰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
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
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
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
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
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

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
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肖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
賢者煬主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
尚之所味不必美晉吳侯說黍無恤燕嗜賢子之
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
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
狀故楚莊舉此言而謂為舉用費仲而滅此言

所賢而事相
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
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
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
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